

烽火墩和龙潭的激活

□来其

脸谱是京剧角色的标识，演员在台上常要变脸，若以此形容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，倒也恰当。

徜徉于尘封的史书，岑港在风云变幻中闪现出一张张脸谱。明朝的岑港，金戈铁马身披麒麟甲，那是海防文化的脸谱；五朝十代、宋元时期的岑港，可以用“山空月明一长啸、商船海上迎风闻”来形容，那是海港文化的脸谱。此外，岑港还给人一种可能：一觞一咏，畅叙幽情；亦步亦趋，共探佳境；举手回眸，顾盼生姿，那是生态文化的脸谱。

三张脸谱，三个岑港，竟自然地交融于如今的岑港。

沿着烟墩古道，我登上双狮山，一座复原的烽火墩耸立眼前。站在海防观景台上，极目远眺，当年戚家军与倭寇激战的岑港战役战场一览无余。

烽火墩原有七座，沿山岗线一路布设，遥相呼应，都建于明朝中后期。但这还不是岑港最早的烽火墩，最早的是在南宋，那时岑港寨烽燧的守卒，就日举烟旗、夜举火号来报警。如今烽燧早已泯灭，烽火墩也只剩残骸，唯有在旧照片中才能看到它的模样。

于是，一处残迹修复成耸立的烽火墩，激



资料图

活了一段历史。

其实，任何地方的历史文化景观，如今仍显山露水的屈指可数。那些消逝的并非一定没有价值，有些还是很有价值的，因为种种自

然的或人为的原因，而无可奈何地泯灭了，让如今的我们，只能面对史书记载而感叹。活化利用历史人文资源，就是把它们找出来，重现于世。

康熙《定海县志》里有《岑港吞图说》，短短

347字道尽岑港历史人文，竟还不惜以其中56字来生动形象地妙笔点缀岑港的名胜古迹：此山有双狮，称感应之灵。洞有白龙，沙名虎含，俨如驯伏之象也。门口桃夭，宛如缔约之女也。纪献捷之鸿功，则木城列焉。

这组风景中，最有意思的是“白龙洞”也就是现在的“白龙潭”。它在宋朝宝庆《昌国县志》里就有“遇祷而应，蜥蜴出焉”记载，在明朝天启《舟山志》中又有“施姓者舍身为一方清雨至洞口投下，顷刻大雨如注”的记载。后来官方更定例每年六月初一为祈雨而祭岑港龙王。若再联系到如今，大陆引水管道登岛点就在岑港，一江活水流入黄金湾水库，旱灾频频光顾的岛城终于赶走旱魔。这些事，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既有神话色彩又有现实意义的“有意思”故事。

龙潭故事若如此解读，岂不比单单讲一个“舍身投潭”的传说更有意思。

历史人文资源如何活化利用，需要智慧中的“灵犀一指”，需要对历史、文化和生活的深刻洞察和独特见解。如此，历史人文资源才能与现实生活亲密相吻，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会心一笑。

东海百里文廊，应多一点这样有意思的故事。

有泉意不穷

□妖微

从地图上，看，白泉如滴落东海的水珠，攀爬在海平面，于潮声中晕染开去，幻化成无以言表的形状，流经山脉、良田、商埠、屋舍，流经5000余年的悠悠岁月，流经王姓、孙姓、李姓……

白泉之名源于水。据元《大德昌国州志》载：白泉湖，县东北，周广三十里，渚水灌田，源泉沸涌，旧志名富都湖，又名万金湖。泉多水白，故名白泉。几百年后，白泉湖化为桑田，以另一种方式滋养附近民众。白泉主河接续了白泉湖曾经的瞩目，水源从黄杨尖山脉奔流而下，自南向北蜿蜒曲折地缠绕在白泉境域，最终归入大海，成为连接内陆与外海的主要浦道。在陆上运输并不发达的时代，水路的便捷，意味着与外界更多的联结，白泉的商贸发展史由此展开。十字街便是例证。

十字街形成于宋宝庆年间，因由纵横两条街交叉成“十”字而得名，清末民初时最为鼎盛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，这里仍是定海东部乡村主要的商贸交易中心。

时光倒流至民国年间。十字街的青石板下奔流着潺潺溪水，水声时而密集，时而舒缓。屋檐上的露水顺着黑色的瓦当滴落，击打在路侧青黑的鹅卵石上，溅出了细细碎碎的水花。三岔路口油条大饼店卸下排门的声响打破了凌晨的静谧，炸油条和烙饼子的香气弥散在湿漉漉的空气中。

街道逐渐苏醒。泰昌糕饼店门口围着一圈挑着担的男人，扁担两头是竹编大箩筐，上覆圆簸箕。他们是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，人称货郎。他们一早从邻村赶来拿货，豆酥糖、色子糕、桃仁糕、雪片糕……他们在簸箕上出些样，其余糕放入箩筐，挤出十字街拥挤的人群，沿白泉主河乡道走向四邻八舍。

这家由白泉金星村章家太公创办的糕饼坊，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。如今的十字街像一段沉默的时光轴，仍缓缓铺展着它曾经有过的辉煌。它更是一种精神图腾，引领着一代代白泉人根植崇商思变的传统理念。

与白泉人善于经商一样源远流长的，是当地推崇的宗祠文化。余氏宗祠位于黄杨尖山西北麓，是清康熙年间余氏后人为了纪念先祖余天锡而修建。位于繁强村的王氏宗祠，无论规模还是雕饰效果，都在当地名列前茅。位于潮面村的赵家宗祠，建于清末年间，由赵家族人赵德润出资修葺。一座座宗祠，是一个个家族的流水席，迎来送往一代代的同姓人。

此刻，白泉岭水库平静、浩渺，初秋的白色雾气氤氲水面，仙境般的迷离。白琵鹭轻巧掠过，翅膀与水相拥，长啸，似最深情的告白。

白泉有泉，潺潺意不穷。

隆教寺，多了一道照壁

□赵利平

隐在茂林修竹下的隆教禅寺，这时没有香客，只有我们几个人。

深秋的阳光越过灰色的屋顶，穿过飞檐翘角上雕着的几只神兽，落在一株硕大的桂花树上，满树的金桂瞬间透明。

我把这株桂花树想象成时间之树，它在这里等我已有一千多年了。

隆教寺，始建于五代后汉乾祐二年（949），原名“降钱寺”。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朝廷赐额“隆教寺”。论历史与不远处的普陀山寺院相差并不多。

舟山群岛多佛教寺院。我一直以为缘起于海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居于海岛的先民们与海搏斗，以渔为生，刚烈的打鱼杀生与海洋人生的无常，必然要寻求心理寄托。

隆教寺除了这层普遍性的意义之外，

更承载着舟山海洋文化的独特底蕴。

至治元年（1321）十二月，杭州净慈寺，一位僧人在寺院外等候，雪花点点滴滴落在灰色的僧衣上。看见远处的人影，他大声喊了起来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那僧人是祖瑛法师，那来者是书法家赵孟頫。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，意义并不亚于王羲之在浙江绍兴兰亭以文会友写下《兰亭集序》。

赵孟頫是因为祖瑛法师即将赴昌国州隆教寺任主持，而从湖州专程为老朋友送行的。感怀于朋友即将远行，赵孟頫挥毫留下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。我不懂书法，据了解，该帖是我国几百年来行书爱好者经常仿照临摹的，现原迹仍在，收藏于天津博物馆。

这故事已听说好多年了。如今再去隆

教寺，我惊喜地发现前寺前多了一道新照壁。照壁上刻着赵孟頫那篇疏的全文。

当寺院里的时间之树再长七百年，再长一千年，这照壁对后人来说就是文物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照壁让中国大书法家赵孟頫和祖瑛法师与舟山的文化联系，有了可观可感触的载体。

我一直以为舟山不缺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资源，缺的是让这些资源生动起来的手段和载体。

看不见的文化，看见了载体，才是能感知的文化。

隆教寺的那道照壁，让躺在历史文化堆里的赵孟頫、祖瑛法师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
我盯着这道照壁，细细地品味的。深秋的阳光笼罩着我，沉沉响起的梵音萦绕着我，远处的桂香包围着我。

露营海岛

□陈瑶

一顶帐篷，一块天幕，一张蛋卷桌，几把户外椅，不知何时开始，露营成了海岛大众休闲新风尚。约上三五好友，带上家人孩子，逃离钢筋水泥的城市，沉醉在青山绿水中。

对于城里人来说，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故乡。到距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去露营，正好能实现人们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念想，把心中那个回归本真的故乡找回来。

风吹浪浪，连绵成片的稻田中出现三四顶白色帐篷，一条长长的木栈道通向那里。这是东海百里文廊马岙段的“稻田咖啡”，一个为稻田露营者提供服务的场所。在稻田边露营，在田野的清风和稻浪的摇曳中入睡，是城里人排解乡愁的治愈方式。尤其是一些焦虑失眠的人，在稻田边露营却睡着了。于是，更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，“稻田咖啡”也就亮相了。咖啡的浓香和着稻穗的清香，弥散在这片辽阔的稻田间。

离此不远，马岙博物馆陈列着有稻谷痕迹的夹砂红陶片，它印证了5000多年前这里就有稻作文化。稻田露营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。天幕之下，喝着咖啡，闻着稻香，听着虫鸣鸟叫，看着稻子在秋风中一浪接一浪地翻涌，沉浸式体验乡土慢时光的宁静与悠然。睡梦中，说不定还能与远古的农人来一番对话。

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喜欢上了这种乡村露营，在大自然里捕捉自由、阳光、月亮与美食，与晨曦共舞，与星空共眠。而年轻的创业者也开始向淳朴的土地靠拢，一个个露营基地在东海百里文廊打造起来。

在面积仅0.54平方公里的刺山岛上，一个露营基地扎在一片最原始的滩涂旁，滩边的白色芦苇丛里，搁浅着几条废弃的小舢板。当海水退去，滩涂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小洞，无数只小海蟹从洞口爬出来。这让营地平添几分野味。

来岛上露营的人大多是“钓友”。每当涨潮时，无数鱼儿游向岸边礁石旁。此刻，是海

钓的好时机，“钓友”们纷纷从帐篷里钻出来，没走多少路便到了海钓场。站在礁石上，下饵抛线，一会儿就有鱼儿上钩。伴随着男人们得意的笑声，在滩涂上捡螺捉蟹的女人们便会直起身来。望望不远处的男人身影，心里涌起一股别样的情愫。这种感受，是在城里难以体会得到的。

夜幕降临，帐篷外燃起篝火。朗朗星空下，露营者一边看着露天电影，一边吃着海鲜烧烤。海浪拍打着礁石，发出一阵阵悦耳的声音。美景、美酒、美食，让他们久久不愿回帐篷。夜深了，篝火灭了，他们又取来卡式炉，围炉煮茶，谈天说地，生命里的浪漫情怀一点一点滋长起来。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说：“人对于融入或回归自然的期待，似乎出于人性本能。”这句话贴合当下人们对露营的真实向往，只要徜徉在大自然中，无论脚步落在哪里皆可露营。所谓露营就是把身体交给自然，把心灵放逐给自由。

